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宋说

今年的国漫电影市场迟迟未启，在对《姜子牙》翘首以盼的同时，一些优秀的动画番剧如雨后春笋般接连上映，填补了国漫电影的空白。创作层面的多类型化、题材类型的中国风元素，优质动画番剧给动漫迷们带来了希望，“国漫崛起”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

提到国产动画，大部分的成年观众会想到被低幼龄动画支配的恐惧，直到2015年的《大圣归来》，国漫的新篇章终于被开启，2016年的《大鱼海棠》，取材自《庄子》《山海经》《搜神记》，配色借鉴了敦煌壁画，玄幻而浪漫的风格也很让人惊喜；2017年的《大护法》用怪诞迷离的人性百态在国漫届成为了独特存在；2019年，《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片一齐发力，最终由《罗小黑战记》接力扛起优秀国漫大旗，这四年间，优质动漫电影轮番亮相大荧幕，国漫市场火热。

然而，国漫佳作仍旧数量稀少，并且更新速度缓慢，刚被《罗小黑战记》《哪吒》等佳作暖热的国内市场再次陷入沉寂。没等到动画大电影的震撼，国产动画番剧意外成了宝藏发掘区。《大理寺日志》《百妖谱》《雾山五行》《凡人修仙传》《天宝伏妖录》，创作风格多元，填补了今年动画电影留下的空白。

其中，创作手法最为惊艳的当数《雾山五行》，豆瓣评分高达9.0。此片以精彩的打斗动作、融洽的中国文化和唯美的水墨画场景得到动漫爱好者的追捧，单集片长仅约29分钟，截至目前，总播放量已高达8000多万次。

《雾山五行》由五行元素和武侠文化共筑起世界观，极富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还有很多小细节也蕴含着传统文化，比如，主角闻人翊悬使用的“火浣”来源于唐朝，还有地膳村村长八兄弟的名字，也出自《穆天子传》中八骏马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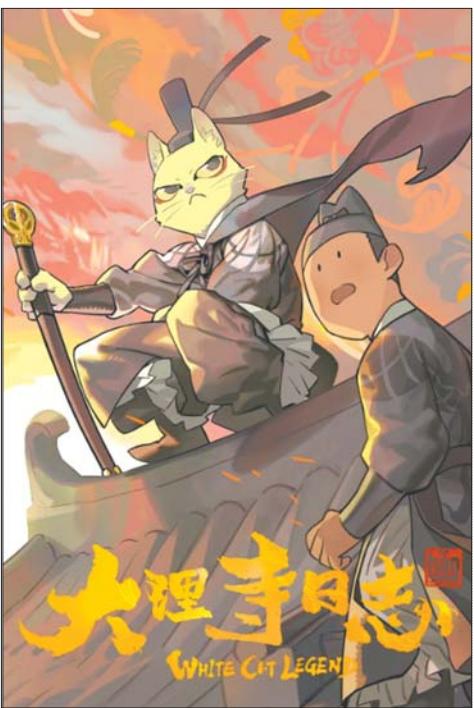
《雾山五行》人物采用钢笔线条勾勒，整体走粗犷力量路线，环境背景却用水墨风，可以说是帧帧国画、秒秒壁纸，山间的苍松翠柏、溪流鸟兽，还有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泼墨的美学意境营造出玄幻世界的武侠江湖。最大的惊喜在于动作设计的精彩，不仅国风满满，还有种日漫里超能力的酷炫视觉效果。长桥械斗的场景，完全对标上世纪的武侠动作电影，颇有金庸武侠小说的气质。部分画面用水墨黑白的反差处理，观众既能寻找到国风侠客的酣畅淋漓，又感受到日漫般的热血战斗，让网友们惊叹“原来国风也可以这么燃”。

还有主打2D手绘的《大理寺日志》《百妖谱》，无论是从剧情还是还原上，都超出了如今2D国漫的整体水平。《大理寺日志》改编自漫画家RC同名原著漫画，讲述了白猫少卿李饼带领大理寺众部下，展开各种惊心动魄的破案冒险的故事。改编后的《大理寺日志》将悬疑、探案等多种元素融合，其中搞笑元素的出现更是锦上添花。画风也极具舒展性，无论是唐朝时期的亭台楼阁、车水马龙，还是院落花园、落日余晖，都像是一幅幅彩色水墨画，充满浓郁的“盛唐气韵”。

《百妖谱》改编自裟椤双树创作的同名小说，用的是宋朝建立初期社会动荡的大背景，讲百种妖怪，述世间沧桑，每个妖怪的来处都有古书典籍可依。中国风的人物设计和立意，加上古典故事，颇具中国特色的美感，还有观众看出了与《夏目友人帐》相同的治愈感而被打动。

3D风格的《天宝伏妖录》《凡人修仙传》，在制作方面都秀出了很高的

水准。这两部的剧情内容上都相对贴近原著，《凡人修仙传》在技术方面动用了大量的真人表情动捕。从角色随风飘动的头发丝，到战斗时的高燃丝滑的动作戏，两部作品的画面都有很强的真实感。



早在2018年，《非人哉》已经成功从国产条漫转动画番，如今《刺客伍六七》《大理寺日志》这样的短小动画番剧也逐渐成熟，长篇的《一人之下》《斗罗大陆》也称得上制作精良。

相比国漫电影，国漫番剧在故事类型上的突破更为明显，剧情设计上解放天性，分镜和画风方面严谨精美，堪称国漫爱好者们的视觉大丰收。团队的诚意和潜力在作品中不断被体现，并在工业化标准、制作、主题立意、表现手法等方面有所创新，提高着国内观众的满意指数。

国漫番剧的成功，证明国漫有创造优质内容的能力，也有广阔的观众市场。但如今的国漫番剧依旧维持在小批量、更新慢的节奏，难以和日本动漫相比拟，最大的原因还是生产产业链不够成熟。比如，《罗小黑战记》28集用了十年的时间，每集时长仅有几分钟，翘首等待的网友连催更都不忍心，因工作室表示人手极其短缺，已达到极限速度。

日本动漫大多首先选择由漫画改编动画的再创作方式，并且产业链十分成熟，不仅选题范围广阔，这种方式也是投资小、见效快。《哆啦A梦》《柯南》等日本经典剧场版动画，在亚洲市场历久不衰。

据分析，动漫产业70%以上的利润来自于音像出版和衍生产品。在日本，游戏及衍生品的环节是整个动漫产业链的核心，从形象商品授权、游戏开发到音乐版权，衍生产品覆盖多个文化产业。

虽然国内动漫产业也在努力打造完整成熟的产业链，但由于资金和人才的限制，下游衍生品的开发和变现能力微薄。《大鱼海棠》在制作初期就遭到资金危机，直至2013年光线传媒的投资才使得项目重启。对于大部分中小型动画工作室来说，作品如期上线都是困难之举，后期衍生品的开发和市场投入更像是一种奢求。

作为曾经的动漫大国，中国的动画电影在世界动画电影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连日本的动漫之神手冢治虫也坦言，他是受中国动画电影的启发，才决定从事动漫行业的。但光辉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动漫发展陷入了长时间的低迷期，技法粗糙、特效低劣等问题越发明显。同期，日漫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近年来，国漫的成长有目共睹，总有一两部国漫电影肩负着“国漫崛起”的厚望。但只凭数量稀少的几部电影，显然无法支撑国漫崛起，更多的动画番剧还在贫瘠的土壤中蓄势破土，用多元的表现形式和匠人精神展现国漫旺盛的生命力，为回归国漫精神而努力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昱

迪士尼新出品的电影《花木兰》，讲述了一个女孩为了家族荣耀和实践骑士精神，毅然代替父亲成为皇帝的骑士，在经历一系列冒险之后荣耀加身、衣锦还乡的故事。

因为有这么一个完全西式的故事内核，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很多让人吐槽不能的情节：比如，甄子丹饰演的将军，在看到有士兵撒谎后，惩罚措施居然是让他们收拾东西回家——这是服兵役好吗？真要撒个谎就能回家，那兵营岂不都跑空了？再如，李连杰饰演的皇帝一听说草原可汗杀进宫来了，立刻抽出宝剑，领着几个侍从就去找人家单挑了。

当然，如果用西方骑士故事那一套去理解，还说得通的。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大多也就是几百上千个骑士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单兵素质很重要，骑士必须对领主忠诚并勇敢善战，不合格的会被解除附庸关系，而解除附庸关系是很重的惩罚，骑士将丧失地位、田产和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电影《花木兰》放给欧美观众看，他们大约不会觉得有多违和——中世纪打仗，还有别的打法吗？

然而，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动辄拉起呼啦啦上万人的队伍搞大规模作战，其基础就藏在花木兰的细节中。《花木兰》的底本《木兰辞》起源于北魏，北魏的军事动员体系叫府兵制，府兵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别又影响至深的制度。

严格说来，在西魏的rw0改革府兵制、去除其中的民族歧视色彩之前，“府兵制”除了是军事制度，还是一套民族压迫制度——南北朝时，北方草原民族（鲜卑人）靠快马弯刀占领了中原，北魏军事贵族们最初将“从军”视作一种鲜卑人才能享有的特权，他们规定汉人老百姓只能耕地、交纳赋税，鲜卑人则可以免交租税，同时拥有更多的田产，但代价是，一旦遇到战事，鲜卑人要成为“府兵”，每家每户都要出男丁，跨上战马、拿起弯弓为天子（可汗）效命。

这套系统的雏形，跟西方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有点像：同样是为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之后而设，同样是上级赐予下级以田产、下级回馈上级以军事效力的效忠关系，难怪西方人会误解。然而，几乎同时代发轫的这两套相似体系，后来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骑士和领主贵族在整个中世纪始终保持着对上级较强的“议价权”，这种议价权最终形成了议会、宪章等制度。

但东方的故事却不一样：北魏的鲜卑可汗在入主中原后很快汉化，接受了秦汉延续下来的大一统式皇权思想。中式皇权思想的内核就是拒绝权力的分割：基层府兵们真正得到的，仅仅是那些田产的经营权和不交租税的权利。这就带来一个问题，由于没有治理权和独立的政治地位，府兵们的田产总是很容易被侵蚀、兼并掉。在《木兰辞》中我们也能看到苗头：木兰决定从军后，第一个行动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一个府兵家里不备一匹马吗？平时训练咋办？

无论是动画版还是真人版，迪士尼所拍的《花木兰》中，马都被改成了木兰家家养的，西方人可能没法理解有从军义务的骑士家里不备马。但在《木兰辞》中，木兰不仅马是现买

的，连骑马的配件都要现买应付，这证明这家人已经不习弓马很久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唯一的解释是，花家的经济条件不再允许日常养马。与其饲养这样一匹古代吞金兽，还不如平时卖了补贴家用，战时再买以“应付差事”。

显然，这样凑合出来的“府兵”战斗力十分堪忧。最迟到唐代初年，府兵的“败坏不堪用”成了大问题。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征高句丽，就亲眼目睹和感叹了府兵的战斗力下降。李世民想到的解决方案是两条路：第一，重新整肃和确立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其核心是重新保障府兵们的财产权，以保障兵源质量；第二，由朝廷出钱，专门雇用一帮能打善战的“游侠儿”充作“天子亲卫”，这些人完全脱产，吃喝拉撒都由朝廷管。这套体系后来就发展成了“募兵制”。这么一番“励精图治”下来，唐兵的战斗力居然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水平。

但李世民的这两个应急药方，后来都被证明有严重问题：“均田制”和“租庸调”并没有解决如何保障财产的问题，土地兼并随着时间推移故态复萌，府兵制最终彻底败坏。而募兵制在后来的发展中，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梦魇——一支雇佣常备军的成本实在太高，唐太宗的孙子唐玄宗时代，无法填满各藩镇养兵的财政亏空，于是酿成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和随后的藩镇之祸。

在此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兵制就是在各种变种的府兵制和募兵制之间打摆子：宋代执行了较为彻底的募兵制，但也造就了空前的财政重压，最终催生了行事操切的王安石变法。

明代，洪武皇帝朱元璋怀着对李世民的崇拜，又重新搞起了山寨版的府兵制，他划出一些农户为“军户”，要他们世代服役，不必纳粮。朱元璋得意地宣称自己“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粒粮”。但两百年以后，府兵制的那个顽疾又出现了——与之前所有皇帝一样，朱元璋只给了兵户田地，却没给他们保卫田地的相应权利。王公贵族、官员豪绅利用权力侵占田产在明末又成了大问题，军户制度的彻底败坏，敲响了明王朝的丧钟。

最有意思的是清朝，从八旗至绿营再到湘军、淮军的转变，几乎就是把北魏府兵制到唐代藩镇割据的旧事用短短两百多年时间重演了一遍，再次证明了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

所以，《花木兰》这个故事背后，其实暗伏着一条古代中国兵制一路走进死胡同的发展曲线——中国古代兵制从与同时代西方骑士制度相似的出发点开始，最终却走上了一条与他们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样的历史背景，好莱坞的编剧们是无暇了解的。

那么，原版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无非“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以北魏的情况论，如果不按府兵的身份服役，花木兰的家族就要像普通的汉民一样交纳很重的租税，不仅经济地位要进一步沦落，社会地位也会下降，所以她为了家族只能挺身而出。至于一个连战马都要现买的女孩，怎么对抗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燕山胡马”游牧民族，如果各家府兵都这样勉强，这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会怎样，这就不是木兰能关心的事情了。

说简单点，也直白些，这就是一个北魏府兵家庭无奈之下“应付差事”的故事。

